

七月七日生殿
夜半无人私语时
在天愿作比翼鸟
在地愿为连理枝

张建伟历史小说

杨贵妃



张建伟 / 著
作家出版社

下卷



张建伟历史小说

杨贵妃



张建伟 / 著
作家出版社

下 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杨贵妃秘史/张建伟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6
ISBN 978 - 7 - 5063 - 5407 - 3

I. ①杨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6318 号

杨贵妃秘史

作 者: 张建伟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 星

文字编纂: 邓琮琮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843 千

印张: 51

插页: 4

版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407 - 3

定价: 5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一八

兴庆宫张灯结彩，奏响喜乐，太监、宫女们恭立在甬道两旁。一声呼喝：“陛下、娘子回宫！”只见李隆基携杨玉环缓缓而来，高力士、谢阿蛮陪伴在侧。

前惠妃娘娘的寝殿已经改名为“太真殿”，匾额金碧辉煌。梅妃率众妃嫔迎候殿前，见到李隆基与杨玉环，梅妃率众妃嫔上前跪迎。“给陛下请安，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。”

“哦，起来，起来。”李隆基很高兴，他望着“太真殿”匾额，“哦，很是不错，你费心了。”

“都是臣妾应当做的。”

“来来，你们两个，先认识一下。”李隆基将杨玉环拉到近前，梅妃端详着杨玉环。“陛下用不着为臣妾介绍，这么美的娘子，天下无双，除了我玉环妹子，还能有谁。”

“玉环见过梅姐姐。”杨玉环盈盈施礼。

“这可怪了，你们好像认识了很久。”李隆基笑道。

“梅姐姐的大名，早就传颂宫外了。”杨玉环道。

“行啦，玉环妹子就别寒碜我啦。”梅妃亲切地说道：“以后你我姐妹相敬。哦，陛下，我玉环妹子总得有个名分，日后也好称呼。”

“玉环嘛，朕还没想好她的名分。”

“陛下曾有恩诏，可暂称‘娘子’。”高力士道。

“陛下可真是的！”梅妃假意嗔道：“这‘娘子’算个什么名分嘛。”她对杨玉环亲昵地笑道：“玉环妹子，别饶了陛下，他不给呀，咱就找他要。”

“不敢。”杨玉环微微一笑。

“嘿嘿，朕的玉环，不看重那个。不过……”李隆基再次看向“太真殿”的匾额，想把话题岔开，“这个旧殿换新颜了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春儿插嘴：“梅主子为了太真娘子住得舒服，想尽了法子。”

“用你插嘴！”梅妃对杨玉环笑道：“在咱们这兴庆宫啊，要说住着宽敞舒适，别说，还就数这个寝宫。可我最高兴的，是往后玉环妹子在这儿住

着，离我住的地方最近，正好照应着。”

“好好，你有这个心，朕真是高兴，高兴啊。”

“玉环妹子一路鞍马劳顿的，又怀了身孕，还是赶紧歇着吧。”

“对对，歇着，歇着，你们也都散了吧。”李隆基说着，拉起了杨玉环的手，朝太真殿内款款而行。梅妃率众妃嫔恭立在太真殿前，“陛下万福，娘子万安。”

太真殿内，杨玉环斜靠在锦绣铺就的床榻上，刘太医为她把着脉。谢阿蛮一旁着急地问：“怎么样，啊，怎么样啊？”

“胎心活泼，娘子心平气和，好，只要不冲了胎气，我保管娘子日后生出来的，是个健健康康的龙子。”刘太医说着，站了起来。

“行啦，什么‘聋’（龙）子，还瞎子呢！”谢阿蛮笑道。

“有劳太医了。”杨玉环欠身谢道。

“明日再来。告辞。”刘太医转身而去。

“我说玉环姐，你还真得向陛下讨要个名分。我听着这人人都叫你‘娘子娘子的，怎么这么别扭啊。’

“最初还不是你出的主意？”杨玉环笑看着谢阿蛮。

“是啊是啊，那会儿觉得挺好，可这一进了宫啊，听着就不那么顺耳啦。”谢阿蛮倒了一杯水，捧给杨玉环。

“我倒是无所谓。陛下后宫妃嫔三千，只有我和三郎能够互相以名字相称，我倒是觉得，这比任何名分都让我高兴。”

“那是他这会儿喜欢你，怎么着都行。可人是会变的，男人就更是变色龙。以前我还不知道后宫佳丽三千是个什么意思，今儿个这么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后宫满园都是花花朵朵的，陛下今日摘这一朵，明日采那一朵，早晚他就把你忘了。到那时候，你要是还没个名分，你可就惨啦！”

兴庆殿内，高力士正伺候着李隆基更衣入寝。“今儿个，陛下要奴才召唤哪一个来侍寝？”

“不必啦。跟你说，朕以后怕是要专宠一人喽。”

“陛下这话，奴才怎么听着好耳熟啊。”

“怎么，你不相信朕？”

“奴才哪敢啊，只是奴才这么回想起来，陛下对丽妃，对惠妃，对梅妃，好像都这么说过。”

“好啊！”李隆基怒道：“这些陈年老话你也翻腾出来，讽刺朕么？”

“是是，奴才该死。”高力士笑道：“这些陈年老话，奴才早就该忘了。”

可奴才就怕，过不了多久，这些个陈年老话，奴才还得折腾一次。”

“朕知道你的意思，你是说，朕对玉环也会这样，始乱终弃？”

“不敢。奴才哪敢这么说嘛。陛下宠幸哪个，是她的福分，不再宠幸了，早先的阳光雨露，也够她咂一辈子滋味。始乱终弃，这种话，说别个男人，对着哩，用在陛下头上，那就不合适喽。”

“哎哎，朕怎么听着你说的话，不像是说朕的好话。”

“是好话，绝对是好话。陛下眼下要专宠一人，奴才相信，日后再专宠别个，奴才也不惊讶。”

“哎等等，等等，朕既是已然专宠啦，怎么还会出现‘别个’？”

“不出现‘别个’，陛下当然是专宠，出现‘别个’，陛下同样是专宠。陛下宠了这个宠那个，全都是应当理份的。奴才的意思是，陛下还是应该给娘子一个名分。”

“嘿嘿，朕就知道，你也会这么说。”

“最好是正式册封。”

“你要朕册封玉环为后？”

“不敢。可要是真能这么着，陛下，后宫能有这么一个不光是美貌，还能善解人意的皇后，还真是久违了。”

“你以为朕没想过啊？”

“可奴才看得出来，陛下有些犹豫。”

“当然啦。力士啊，朕实话跟你说，朕踌躇的，是玉环的能力与资历，能否职掌后宫。”

“请陛下恕罪，那以往的惠妃，她就有能力啦？”

“你还别说，惠妃的许多方面，玉环还真是很缺失。不说别的，就说这按照后宫规条处置宫人，那就得有点杀伐决断的能力。朕说的这个意思，你应该最明白。这后宫宫人上万，没点威慑手段，还真是管不好。”他摇了摇头，“朕喜欢玉环的，有一点就是她不会耍手段。可要是让她职掌后宫，没手段她又管不成。所以，朕很为难，你懂吗？”

“是是，陛下忧国忧民忧后宫，奴才呢，没给陛下分忧，还尽说些个没用的话，实在是该死。”

“话嘛，你该说还得说。”李隆基终于被伺候着钻进了锦被，“许多话，你不说，朕就永远不会听到。可这件事嘛，力士啊，朕是否喜欢一个女人，与朕是否会把喜欢的这个女人册封为皇后，嘿嘿，这不是一回事！”

雪后的梅林，景色如画。梅林一侧，梅妃无心赏梅，她沉吟、徘徊着。梅林另一侧，杨玉环与谢阿蛮边走边欣赏着雪后的梅花。杨玉环的肚

子微微凸起，有柔软的毛皮护腰，护着腹中的胎儿。

“要不是怕颠簸了玉环姐肚子上的胎儿，这会儿，咱们怕是又在骊山温泉宫啦。”谢阿蛮说道。

杨玉环点点头，“要说呢，三郎是皇帝，论这一点，他还算是个细心的。”

“他呀，只要是你的事儿，他都细心。”

杨玉环赏鉴着怒放的梅花，“要说赏梅，以前还真是没太用心。”

“听说这片梅林是陛下亲手为梅妃栽种的，嘻嘻，玉环姐，你还别说，每回梅妃姐姐到太真宫去看你，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有股梅香。”谢阿蛮嗅着树上的一支梅，“嗯嗯，就是这种香味。”

“不错，你这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有那么一首梅花诗，说梅花最傲人的就是有暗香。”她想了想，“哦，对啦，是这么说的：‘风情向小园，独自不疑寒。迎春故早发，暗香袭人前。’”

“暗香袭人？”

“这才是真香。你根本不在意的时候，梅香忽然扑面而来，能把人香得像喝醉了酒一样。”

“那不是香糊涂啦。”谢阿蛮摇晃得像个醉汉，忽然，她稳住，倾听着，“玉环姐，你听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杨玉环没在意。

“你听啊，除了你肚子里的声音，你别的全都听不见啦？”

“哦，好像有人在玩，很高兴。”杨玉环倾听着。

果然是有人在玩。是春儿和刘太医，两人在梅林深处搂抱着，在雪地里翻滚着，那地方原是很隐秘，两人失去了警觉，翻滚中竟欢叫起来。忽然，一双脚站立在他们眼前，两人朝上望去，惊呆了。梅妃满面怒容看着他们。

刘太医尴尬地“哦哦”着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嘻嘻，主子。”春儿讨好地笑着。

“住口！我不是你主子！”

“主子，奴婢跟刘太医的事儿，您是知道的嘛！”

“所以你们就敢来猥亵我的梅林！”

“哎，主子，这怎么是猥亵嘛！也就是在这儿玩一会儿。”

“我就剩下这一点干干净净的念想啦！”梅妃悲声道：“还让你们这对狗男女给糟蹋啦！你们是猪啊！来人哪！”

谢阿蛮奔了过来，“哎，怎么啦，怎么啦？”

“将这对狗男女，先押到净事房去，等我禀明陛下，杀了他们。”梅妃

泪眼朦胧，怒火攻心。

“啊？至于嘛！”梅妃一听，这才缓缓地转身，瞅向谢阿蛮。“原来你不是……”

“嘻嘻，梅主子，我不是梅主子要使唤的人。”

杨玉环缓缓走了过来，“梅姐姐。”

“哦哦，玉环妹子啊。”

“事情嘛，妹子都听到了，他们在梅林偷情，确是有违后宫规条，请梅姐姐看在他们初犯，饶恕了他们。”

“多谢太真娘子。”春儿跪爬过来，给杨玉环叩头。

“滚回去！”梅妃怒道，她又面对杨玉环，“玉环妹子，你可是不知道。这对狗男女，他们可不是初犯。而且，这梅林的来历，玉环妹子怕是也早就知道了。这对狗男女，他们这不光是褻渎了梅林，还褻渎了我跟陛下的那一段、那一段……”梅妃竟悲痛地说不下去了。

“妹子知道，妹子更能体味姐姐的心境。虽说是他们犯了规条，可咱们做主子的，还是应当宽大为怀，你说呢梅姐姐？”

“玉环妹子宅心仁厚。”梅妃缓了缓情绪，“我呢，也不是不想给玉环妹子一个面子。可如今呢，陛下恩谕，让我管着后宫。这后宫的规条，妹子可以宽进宽出，可姐姐我就不能这么着。”她指着春儿，“特别是这个小蹄子，她是我贴身的丫环，我要是饶了她，从此宫里头的规矩，没人再遵守啦。”

“好家伙！还真有这么大的规矩啊！”谢阿蛮脱口而出，“人家顶多也就是找的地点不大合适，至于就杀人家的头嘛？”

“玉环妹子，”梅妃瞅着谢阿蛮，“你贴身的这个丫头，好像是个不知后宫规条为何物的。”

“是。”杨玉环笑道：“陛下很是宠爱她，所以呢，她就放任了些。”

“那我就请玉环妹子个示下，跟她说明白。是有那么个后宫规条，这规条呢，玉环妹子最清楚，就是啊，这女人一进了宫里，不管她是什么身份，妃嫔啊，还是宫女啊，那就一律都是陛下的女人啦！”

“啊！”谢阿蛮大惊失色。

“难道玉环妹子没跟她说过？”

“说过说过，她是忘了。”杨玉环赶紧圆和。

“别的事情，忘了就忘了，没什么打紧。可这件事情要是忘了。”梅妃指着春儿和刘太医，“那就叫以身试法！”

“啊？你真要杀他们呀？”谢阿蛮瞪大了眼睛。

“不是我要杀他们，是后宫的规条要杀他们！春儿呢，她是我的丫环，

也是陛下的人。刘太医呢，虽说可以秉承圣谕进入后宫，可御医坊不在这兴庆宫里头，御医在后宫办完了陛下交代的事情，就得赶紧出宫。可他没出宫，在宫里头猥亵陛下的人！”

“陛下那么多女人，他、他会这么在意这件小事吗？”谢阿蛮问。

“阿蛮，住口！”杨玉环怒道。

“在阿蛮姑娘看来，这是小事，可你把此事去禀告给陛下试试，看陛下是否当作一件小事，啊？”梅妃道。

“梅姐姐，阿蛮口无遮拦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”杨玉环忙道。

“瞧你说的，我的玉环好妹子，咱们在后宫里侍奉陛下，那从来都是毕恭毕敬，谨小慎微的，生怕出个什么差池。是不是啊？可是不能在咱的身边弄出些个肮脏的事情来，污了后宫不说，也污了咱自个儿的干净。”

“是。妹子谨承梅姐姐教诲。”

梅花殿内，梅妃坐着，春儿和刘太医跪在她的面前。春儿仰脸瞅着主子，“您饶恕我们啦？”

“我没想惩处你们，是后宫的规条要惩处你们。”

“那还不是梅主子的一句话嘛。”

“后宫的规条，我可以把它解释得偏向你们一点。可我是不是会这样做，要看刘太医是不是我的人。”

“是是，他是主子的人，他早就是了。”

“要说呢，这是我的一点私心。是我的人，我会千方百计关照着他，不是我的人，我犯不着维护。”

“犯得着犯得着，刘太医就是主子的人，以后主子要他做什么，他就会做什么。”春儿对刘太医嗔道：“喂，我说你说话啊，我说得对不对啊？”

“是。”刘太医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

“自从太真娘子入了宫，我知道，有些人啊，他就存了一份妄想，琢磨着这后宫的主子，早晚是那个太真娘子的。他呀，生怕一时糊涂，站错了队。”梅妃望着刘太医。

“没这回事，这后宫的主子，一直就是咱家的梅主子，轮不到别个，以后也不会。”春儿奉承道。

“那是你这么想，人家可不像你一样愚蠢，人家天天都去为太真娘子诊脉，等着她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，好改朝换代呢！”

“不不，不是这样，主子，刘太医不是这样。”

“那你让他自个儿说！他愿意跟着我吗？他愿意成为我的人吗？我说什么，他就愿意按我说的去做吗？他一千个不愿意，一万个不高兴，我何必

在这里跟他嚼舌头？”梅妃提高了声音，“我吃饱了撑的吗！”

“你说话啊！”春儿用拳头捶打着刘太医，“你说你愿意啊。你说你愿意按梅主子说的做，梅主子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你说呀！你再不说，我就你面前一头撞死！”

刘太医听春儿这样说，一滴泪从眼里淌出来，他深深地跪伏下去，“从今往后，小的是梅主子的奴才。”

“好家伙，真是吓死我啦！”太真殿内，谢阿蛮将汤药倾倒在玉盏中，“原来女人一旦进宫，就不能再爱上别的男人啦！我，我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会跟着你进宫啦。”

“这件事儿，我原是应该早就有些警觉，早些提醒你，别再跟着我。”杨玉环斜靠在锦床上。

“其实，嗨，你就是提醒了我，我究竟是在宫里头啊，还是在宫外头啊，一准也拿不定主意。”谢阿蛮将药汤盏捧给杨玉环。

“我知道你愿意跟着我。”

“我是不想离开你。”谢阿蛮有些难过。

“可你又是个野性人。”

“我想爱哪个男人就爱那个。”

“我应该早一些把我父母当年在宫里的事情，讲给你听。”

“其实我知道，你娘就是个宫女，按后宫规条，不该爱上你爹。”

“事情还要更复杂些。可我要跟你讲的，不是这个。”杨玉环沉吟着，好像在回想着当年她所感觉到的情景，“是我爹娘以为他们犯了后宫规条后的那种恐惧。我娘不用说了，她自己跳进了火海。我爹呢，他要带着我逃跑，逃出长安，逃走蜀道。蜀道好难行，好可怕。可在爹看来，蜀道再可怕，也没有后宫的规条可怕。”

“好啦，我不该引你想起这些事情，看伤了肚子里的孩子。”

“你的事啊，我其实知道，唉，它早晚会是个大事儿。”杨玉环将杯盏中的保胎汤药一饮而尽，苦得皱了皱眉头。

“我才不管呢！我就等着那一天，等你成了后宫的主子，成为皇后，那话怎么说来着，啊，对啦，母仪天下！等到那一天，那后宫的什么狗屁规矩，还不是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呀！”

“就算真有那一天，事情怕是也没那么简单。”

梅妃与玉环再次徜徉在梅林中，谢阿蛮不在跟前，只有春儿跟着。“这片梅林的事情，我知道一些，可还是想请姐姐亲口讲给我听。”杨玉环道。

“阳光雨露，都是圣恩。”梅妃眼里闪着泪光，“到如今，全都是过眼烟云了，还谈它做什么？”

“后宫多少姐妹，想要陛下全都宠幸过来，其实做不到，就是陛下恩情浩荡，到头来，能留下这么大片念想的，也只有梅姐姐一个。”

“是啊，按说，我也该知足啦。”

“快看啊！那是什么呀？”春儿忽然喊道。两人上前去看，只见一块玉石竖立在地面上，上面写着“杨花开，梅花落”。梅妃十分惊恐，“怎、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”

“谁、谁知道嘛？”春儿嘀咕着。

“怕是哪个在跟梅姐姐开玩笑。”杨玉环笑道。

“不不，不是玩笑，我，我信这个！”

“嗨，信它做什么。”

梅妃忽然面对杨玉环整衣而跪，哀声道：“好妹子，一旦有了这一天，还请玉环妹子高抬贵手，饶恕姐姐。”

“哎，梅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杨玉环不胜惶恐。

放在李隆基书案上的那块玉石已经被调包，因为上面写的已是“杨花开，李花落”。

“在梅林发现的？”李隆基问。

“是。有人陷害臣妾。”梅妃道。

“小人作祟。”

“在臣妾看来，也是上天示警，不得不防。”

“防着‘杨花’么？”李隆基瞅着梅妃。

“臣妾不知道。”

高力士匆匆而入，“陛下。八百里紧急文书：北蛮扰边，官军大败，请求支援。”

李隆基展开文书急阅。

“看来，这玉石箴言不无道理。”李隆基再次瞅向那块玉石。

“可作祟的不是‘杨花’，是北蛮。”

“既是上天示警，便是天意难违。陛下有大事要办，臣妾告退。”梅妃盈盈施礼，出去了。

李隆基拿着紧急文书来回踱步，高力士瞅着他。李隆基猛然站住，“传旨，高仙芝觐见。”

“遵旨。”

李隆基继续宣道：“传旨，今晚梅妃侍寝。”高力士甚是惊愕，“啊？”

李隆基大步朝外走去，高力士紧紧跟着，“陛下，专宠，这可是陛下说的。”李隆基快步走着，“玉环闹胎多日，朕还没出家呢！”说着，已出了御书房，进入兴庆殿的寝室。高力士站在书房门口一跺脚，“唉！”

高仙芝虎步进入兴庆宫院。

谢阿蛮看到他，趋步近前，“哎，哎。”

“哎什么，是陛下传召。”高仙芝朝前走着，不敢正眼看她。

“我不管那个，我是说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得跟我说说话。”

“这会儿没功夫。”

“我也没说这会儿，等你见过陛下。”两人说着话，已到了兴庆殿门口，守门太监传呼：“高将军觐见。”高仙芝大步而入兴庆殿。

“哎，我可在门口等你啊！”谢阿蛮一撇嘴，嘟囔道：“神气什么嘛，不就是见个陛下嘛，我天天见呢。”说是说，她还是找了个能看到兴庆殿殿门的地方溜达着，假装赏花。

御书房内，高仙芝瞅着那份八百里紧急文书。

“看明白了吧？”李隆基望着他。

“是。”

“说说。”

“北方缺的不是兵，而是将。”

“嗯嗯。”

“是憋着劲儿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将才。”

“你说的是你自己么？”

“陛下圣明！”

“嘿嘿，你倒是举贤不避‘己’啊。”

“陛下紧急召见臣下，定然也有此意。”

“果然是虎父无犬子！仙芝啊，朕早就跟你说过，有了机会，定然让你驰骋疆场，为我大唐建功立业。如今机会来了。”李隆基道。

“多谢陛下成全仙芝之志！”高仙芝雄心万丈。

李隆基一拳打在高仙芝的胸膛上，“好！你就带上两万羽林军，北征北蛮。明日一早，朕亲临玄武门，为你壮行。”

高仙芝虎步而行，谢阿蛮左右瞅瞅，追了上去。“哎！”

高仙芝大步朝前，语气激动，“我，我要去打仗了。”谢阿蛮大惊失色，“啊？打、打仗？哪？在哪儿打？”

“北方。打北蛮。”

“那那那，那我呢？”

“等我回来。”

“你你你，你要是死了呢！”高仙芝听了，猛然站住，深深地瞅着她。谢阿蛮眼圈红了，“我我我，我不是咒你死，我我，我是怕你死。”

“君命难违。再说，我也愿意。”

“我知道你早就想当将军，当真正的将军，上过战场的将军。可这一天真来了，我，我还真是难、难过。”谢阿蛮吸溜着鼻子。

“好啦，跟你说，我死不了，我会活着回来。”

“你你，你说话算话。我，我送你。”

“明天一早，陛下亲自送我。”

“谁、谁说明天啦。”

“不是明天？”

“我是说，今晚。”谢阿蛮断然道：“今晚我送你！”

“阿蛮，我知道你的心，可你不必这样。”

“你听着，今晚子时，就在咱俩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”

“第一次见面？那，那一次是在……”

“糊涂！那时我才十岁。”

“那、那就是在……”

“对啦！就在那儿！咱俩曾经去过的，我玉环姐曾经住过的柴屋。那里虽小，可就你我两个窝在里头，也够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高仙芝感动且激动。

“今晚子时，不见不散。”谢阿蛮转身而去。

“不见不散。”高仙芝喃喃着，朝着宫院大门口走去。

谢阿蛮抹着眼泪朝前走，一个小太监迎着她，“阿蛮姑娘……”

“别烦我啊。”谢阿蛮继续走着。

“是阿翁有请阿蛮姑娘。”

“阿翁？”谢阿蛮猛然站住了。

高力士寝殿内，谢阿蛮四下转悠着，“还别说，阿翁这里，我还没来过，瞅着也还真是不错。”

“除了阿蛮姑娘，别个，老奴还不让他来。”

“阿翁，你这么宠我呀！”

“老奴不光是宠你，老奴尤其喜欢你。”高力士郑重言道。

“嘻嘻，阿翁这么说，阿蛮高兴疯啦。”谢阿蛮瞅着高力士，“阿翁这么

急着找我，一定有急事。”

“是大事。”高力士肃然道。

“有多大？”谢阿蛮仍然嬉笑着。

“天有多大，此事就有多大！”

“啊？阿翁，你可别吓唬我啊。”

“这件事，你要是不去做，你玉环姐就完啦！”

“阿翁啊，你，你真吓唬我呀？”

“今晚陛下要梅妃侍寝。”

“嗨！我还以为多大个事儿呢，不就是让她去睡一晚上嘛，睡呗。我玉环姐让她一晚上得啦！最近我玉环姐身子吃重，是不能伺候陛下啦。别说，皇帝老爷子还真是，哦，那话怎么说来着，哦哦对啦，还真是他奶奶的龙马精神！这才多久我玉环姐没跟他睡啊，嘻嘻，他就受不了啦。”

“一日宠幸，势必固宠。”

“什么？阿翁啊，你知道阿蛮没学问，别跟我说这么难懂的词儿。”

“我是说，梅妃等这一天啊，都等了十年啦！”

“啊？她十年没跟皇帝睡过啦？还真是好可怜。”

“先是丽妃夺了她的专宠，然后是惠妃又夺了她上升的机会，后来惠妃死了，她有机会了，可你玉环姐又来了。”

“嗯嗯，这么说，她运气不好。”

“所以，今晚上的这次宠幸，她一定要把陛下牢牢地抓在手里。”

“抓，怎么抓啊？”

“她一定要弄成一个‘梅开二度’。”

“梅、梅什么度？”

“到那时候，恐怕就是‘杨花落，梅花开’了。”

“杨花落？你你，你是说，我玉环姐让她睡这么一晚上，我玉环姐这朵‘杨花’就落花流水啦？”

“这就是梅妃的目的。一旦陛下听了她的枕边风，你玉环姐一定完蛋！”

“枕边风有这么厉害啊？那是什么风啊？难道风里头有迷魂药？”

“梅妃绝非等闲之辈。她没抓住机会便罢了，一旦让她抓住了机会，那她的敌人，就一定不会有活路。”

“敌人？你是说，我玉环姐是她的敌人？”

“死敌！”

“啊！”

“你死我活！只要有会机会，她绝不会让你玉环姐多喘一口气！阿蛮啊，老奴在宫里头见得多了，你相信老奴。”

“是是，我信。可这可怎么办嘛，这可怎么好嘛？”谢阿蛮手足无措。

“你知道，老奴不光喜欢你，更喜欢你玉环姐。老奴也想设法地影响着陛下，希望陛下能册封你玉环姐为皇后。”

“我知道阿翁对我玉环姐好，我知道。”

“可今晚这件事，老奴我无能为力。你要是也有救你玉环姐的心，这件事就只有你能摆平它！老奴会帮你。”

“我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嘛？”

“你可想救你玉环姐？”

“阿蛮为了她，可以赴汤蹈火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”

“老奴没看错你！你一定能救你玉环姐！”

“你你，你想让我……”谢阿蛮深深地瞅着他。

“是，你明白，你一定明白。”高力士使劲点头。

“我我，我不明白！”谢阿蛮悲声大作。

“怎么会嘛？老奴的意思，是请你今晚上来个移花接木。”

“老天爷啊！你你，你这不是难为阿蛮嘛！”

“阿蛮姑娘，你不愿意？”高力士疑惑道。

“我是不愿意嘛！”

“哦，哦，”高力士愣怔一下，“老奴原来白操心了。唉，老奴真是瞎了心，又瞎了眼。为了此事，老奴也是冒了个天大的险，老奴还以为……”

“可我也没说不去嘛。”

“你你，你答应了？”高力士激动万分。

“救我玉环姐的事，我，我能不答应嘛？”谢阿蛮呜呜地哭起来。

“哦哦，那就好啦，那就好啦，那你还哭什么嘛？跟你说，晚上的事，你只要去就行啦，其他事情，都是老奴来安排。我跟你讲，你别怕，老奴早就看出来啦，陛下其实也很喜欢你。今晚上他见到是你在侍寝，哦，那就是穿了帮啦，可凭着老奴对陛下的了解啊，他不会怪罪你，还会宠幸你。”

谢阿蛮“呜呜”地哭声更加响亮。

高力士又疑惑起来，“阿蛮姑娘，你，你一定是有生以来头一回，哦，头一回做这个，这个，那是会有点害怕。可我跟你讲，陛下是个知道心疼人的。”

“我不是哭这个。”

“哦，那你说，你要什么，只要老奴能弄到手的，老奴一定给你。”

“我，我想今晚我、我做了这个，日后，日后我、我还能喜欢别人？”

“哎哎，阿蛮姑娘，你要天上的月亮，老奴没二话，给你去摘下来。可

你说的这个事，老奴没办法。这可是后宫的铁律条，女人一旦进宫，那就永远是陛下的女人。你要是敢红杏出墙，那你这不是找死嘛。”

“我就知道，今晚做了也白做，什么都换不回来。”

“哎，这个你可说错了，你能换回来的东西多啦！梅妃‘梅开二度’的阴谋不会得逞啦，你玉环姐日后给陛下生个龙子，那就更加专宠啦。今晚你把陛下伺候得舒服啦，以后陛下不光宠幸你玉环姐一个，时不时地连你也一起宠幸啦！嘿嘿，你跟你玉环姐，这是多大的荣宠啊，嘿嘿。”

谢阿蛮放声大哭。

“圣旨下！”

早已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梅妃盈盈施礼，“臣妾接旨。”

“今晚梅妃侍驾温泉宫。钦此！”

“臣妾领旨谢恩！”

太监将圣旨收起，“车驾就在外头，梅主子，请吧。”

“多谢公公。”

“主子，这可奇怪啦，这么晚，上骊山？”春儿道。

“你懂什么！陛下的花样多着呢，跟我走吧。”

皇家銮舆候在殿外，春儿搀扶着梅妃上轿，自己也上去了。一群宫女跟在銮舆两侧。

“起行！”銮舆迤迤出了兴庆宫。

梅花殿一侧，谢阿蛮闪出，溜达着走向梅花殿门，瞅瞅无人，推门而入。

殿门立刻关闭了。

“陛下今晚真是春风浩荡。”兴庆殿内，高力士正伺候着李隆基更衣。

“跟你说，这都怨玉环，她要生孩子，这是好事，可也是坏事。”

“陛下这话说得好深刻，老奴还真要好好咂咂滋味。”

“行啦！朕的滋味，你咂什么。”

“是。”高力士笑着接过太监递过来的宫灯，引领李隆基走出兴庆殿……

梅花殿内竟然黑着灯。李隆基近前瞅着紧闭的殿门，有些惑然。

“奇怪。”

“不奇怪。”

“竟然黑着灯。”

“梅妃等这一天，等了十年啦。定然是想给陛下一个好大的惊喜。”

“嗯嗯，你说得有理。”

“陛下。”高力士推开殿门，意思是自己是否要跟进。李隆基从高力士手里拿过宫灯。

“嘘，朕不能扫兴。”

“是。”高力士轻声道。

梅花殿内，李隆基自己提着宫灯缓缓而行，“爱妃……”

忽闻梅妃的声音传来，“陛下……”

李隆基猛然转向声音来处，“爱妃，等急了吧？”

梅妃的声音却改了方向，“陛下可看到了臣妾？”

李隆基于是再寻声转身，“爱妃，你在哪啊？”

梅妃的声音又变了方位，“找嘛，臣妾就是要陛下找找。”

“好好，找找。”

高力士的身体贴在梅花殿外的窗根下，紧张地喘着气。他能看得到，宫灯的光在殿内晃来晃去。

高仙芝在玉环草庐外溜达着，一个黑影从不远处走来。

高仙芝激动万分，“阿蛮，是、是你吗？”

月光映照出李亨：“是我。”

高仙芝吓了一跳，“你！”

李亨面对高仙芝，隔着一段距离站住了。

“我想我应该来一趟。”

“你，你这又何必。”

“你和阿蛮姑娘的关系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”

“我也没想瞒你。”

“可我不想让她毁了你的前程。”

“什么话嘛！”

“忠言逆耳。”

“没那么严重。”

李亨上前，抚摸着茅庐墙壁上的茅草，“你忘了这是什么地方。”

“我没忘。”

“此情此景，你心里头就没一点警示么？”

“太真娘子父母当年的事情，陛下已经宽恕了他们。”

“糊涂！那是因为父皇正宠幸着太真娘子。而且，这也不能说明，父皇